

百年钩沉
中国儿童文学

中国第一部儿童新诗集《忆》

回忆已经飘逝的儿童梦

□王泉根

在一般读者的心目中，俞平伯（1900—1990）是个严谨的学者与红学家。其实，他在青年时代不仅是一位对新诗创作有过特别贡献的诗人，而且写过许多童心洋溢的儿童诗。如果说，我国第一部白话新诗集是1920年3月出版的胡适的《尝试集》，那么我国第一部描写儿童生活的新诗集就是1925年12月北京朴社出版的俞平伯的《忆》。

诗、书、画三绝的《忆》

关于《忆》的内容、装帧，朴社出版社在广告中作过如下介绍：“这是他回忆幼年时代的诗篇，共56篇。仙境似的灵妙，芳春似的清丽，由丰子恺先生吟咏诗意，作为画题，成五彩图十八幅，附在篇中，后有朱佩弦先生的跋；他的散文是谁都爱悦的。全书由作者自书，连史纸影印，丝线装订，封面图案孙福熙先生手笔。这样无美不备，洵可谓艺术的出版物。先不说内容，光是这样的装帧，在新文学史上也是不多见的”。

俞平伯作诗，丰子恺插图，朱自清写跋，全书均由作者毛笔手书，这的确是新文学史、出版史上的艺术珍品；更难能的是，这是一部描写儿童生活的诗集，这更是现代儿童文学史上的艺术珍品，堪称诗、书、画三绝。遗憾的是，儿童文学一向不被学界重视，也许因为《忆》是写儿童的缘故吧，中国文学史上的这第一部儿童新诗集，长期鲜为人知。

《忆》是一部有着自己鲜明特色的儿童诗集。1935年，朱自清为《中国新文学大系·诗集》所写的序言中说：“《忆》是儿时的追忆，难在还多少能保存着那天真烂漫的口吻。作这种尝试的，似乎还没有别人。”天真烂漫的儿童情趣，生动细腻的儿童刻画，这是《忆》的显著特色之一。在描写儿童生活与儿童心理方面，《忆》的“尝试”取得了新鲜经验。

童年情结与儿童情趣

品读《忆》，我们可以在诗人随意挥写的诗行里，感受到一颗活泼泼地跳跃的童心，看到儿童时代的他与姊妹相处的愉快生活。无论是骑竹马、捉迷藏、讲故事、做游戏，这些极平凡的儿童生活，在诗人笔下，都有一种炽烈的童趣燃烧似的倾露。请看描写捉迷藏的《第十二首》：

“来了！”“快躲！门！门……”/我看不见他们了。/他们怎能看见我。/虽然，一扇门后头，/分明地有双孩子的脚。

再请看《第十一首》：
爸爸有个顶大的斗篷。/天冷了，它张着大口欢迎我们进去。/谁都不知道我们在哪里，/他们找不着这样一个好地方。/斗篷裹得漆黑的，/又在爸爸的腋窝下。/我们格格的笑：“爸爸真个好。/怎么会有了这个又暖又大的斗篷呢？”

这场景、这情趣、这笑声、这问话，无一不是从孩子心中自然流出，又无一不为孩子们所熟知与理解。孩子们总是用自己的心理去猜测别人，他们

捉迷藏，往往顾头不顾脚，认为自己看不到别人了，别人也一定看不见自己；在孩子看来，爸爸的这个大斗篷就是为他们躲进去用的，这“格格”的笑声是多么天真快活。不透彻地了解儿童心理，不自具一颗天真烂漫的童心，要写出这样的诗篇是不可能的。

俞平伯还善于从儿童平淡无奇的生活小事中发现和捕捉诗情，细腻地刻画童稚心理，抒写儿童的情理与想象世界。如《第二十二首》写“我”很想看“她”的照片，但又怕小伙伴们笑话，怎么办呢？孩子自有孩子式的“对策”：“她底照片在一小抽屉里。/他们都会笑我的，/假如当着他们去看。/但是，背着他们看不更好吗？/好笨的啊！”这是儿童必然会想到的“高招”，而且颇为得意。一片天真童趣跃然纸上，憨态可掬。

在儿童的想象世界中，“红绿包的蜡泪”（即蜡油）变成了“龙王爷宫里底珠子”，于是如获珍宝地把它珍藏在衣袋里，秘而不宣，暗自窃喜。不料“后来，封藏的蜡泪/融成水晶样了，/人们叫他们做‘泪珠’，/常常在衣襟上滴着”。但他们舍不得丢弃，等到“衣亦沾有泪痕的时节，/方才有些悔了。/可惜的是晚啊！”（《第三首》）。短短的诗行维妙维肖地刻画了儿童复杂的心理变化：先是如获珍宝般地高兴，继而对“蜡泪”融化感到迷惑而又惋惜，最后因弄脏了衣服被大人骂得哭了，这才后悔不已。作者对儿童心理观察得何等细致入微，刻画得何等生动形象。

意境优美，格调柔和，这是《忆》的又一显著特色。《忆》是回忆已经飘逝的儿童梦。“飞去的梦因为飞去的缘故，一例是甜甜蜜蜜，但又酸溜溜的”（朱自清《〈忆〉跋》）。这儿童梦本身就有着委婉动人的优美意境。俞平伯“老老实实的，像春日轻风在绿树间微语一般，低低的，密密的将他可忆而不可捉的‘儿时’诉给您了”（朱自清《〈忆〉跋》）。诗人最喜欢描绘的是夜的意境：“夏夜是银白色的，带着栀子花儿的香；秋夜是铁灰色的，有青色的油盏火的微芒；春夜最热闹的是上灯节，有各色灯的辉煌，小烛的摇曳；冬夜是数除夕了，红的、绿的、淡黄的颜色，便是年的衣裳。……夜之国，梦之国，正是孩子的国呀！”（朱自清《〈忆〉跋》）请看一幅夜的素描画（《第二十八首》）：

红蜡烛底光一跳一跳的。/ 烛台上，今夜有剪好的大红纸，/碧绿的柏枝，还缀着鹅黄的子。/红蜡烛底光一跳一跳的。/照在挂布帐的床上，/照在里床的小枕头上，/照在小枕头边一双小红桔子上。

这幅画，既是静物的写生画，又是人物的写意画。画面中虽没有出现人物，但通过跳动的烛光、剪好的红纸、碧绿的柏枝，尤其是那“小枕头边一双小红桔子”，生动地传达出孩子的喜悦、兴奋与心满意足的神态。经过意境的渲染与烘托，其情其态活灵活现，呼之欲出，整个画面跳动着生命的力量。有着诗的神韵与画的风韵，简直像一首抒情的小夜曲，给人以悠悠不尽的回味。

“如果说，我国第一部白话新诗集是1920年3月出版的胡适的《尝试集》，那么我国第一部描写儿童生活的新诗集就是俞平伯的《忆》。

《忆》是中国儿童诗创作的重要收获，也是中国现代儿童诗不可多得的瑰宝。除了《忆》之外，我们还没有发现上个世纪二、三十年代有过这样的内容丰富、艺术精湛的儿童诗集。



再看另一种格调的素描画（《第二十首》）：
门前软软的绿草地上，/ 时有叫卖者来。/“桂花白糖粥！”/声音是白而甜的。/“酒酿——酒！”/声音是微酸而湿的。……

糖粥担儿上敲着：“闹！闹！闹！”/又慢，又软，又沙的是：

“酒酿——酒——”

谁没有童年？虽然有的童年是“白而甜”的，有的童年是“酸而涩”的，但品味着俞平伯笔下的这幅诗化了童年画，听着糖粥担儿“闹！闹！闹！”的敲击声，无论怎样的人，都会唤起对已经飘逝的童年时代的怀念。随着“酒酿——酒——”的叫卖声，望着“门前软软的绿草地上”新走渐远的糖粥小贩的背影，真仿佛把我们也带回到童年时代和美意境中去了。这里必须提及的是，丰子恺还把这意境画了出来，他的生花妙笔居然把从糖粥小贩嘴里喊出来的“桂花白糖粥”那五个字，画成黏糊糊地洒下了糖滴和粥粒！此情此景，此诗此画，真如朱自清所赞：实在是“双美”的杰作，“我们不但能用我们的心眼看见平伯的梦，更能用我们的肉眼看见那些梦”。



俞平伯



《忆》的文学史地位

俞平伯是一位有着自己的诗歌主张的诗人，他写诗“不愿顾念一切做诗的律令”，“只愿随随便便的，活活泼泼的，借当代的语言，去表现自我，在人类中间的我，为爱而活着的我”（俞平伯《冬夜·自序》，亚东书局1921年版）。所以，他的诗不拘形式，不讲究格律与押韵，也不雕琢词藻，完全听任诗句从心中流出，朴素自然，情思溢溢，这也是《忆》的又一显著特色。

《忆》既有长达十多行的作品，也有只写两句的小诗，如《第十五首》：“小小一个桃核儿，/不多时，摇摇摆摆红过了墙头。”由于俞平伯不是刻意做诗，因此《忆》全是凭着诗人感情的起伏变化而形成诗的节奏，不论有韵的无韵的，都使人感到十分朴素亲切，自然流畅，富于音乐美。只不过，这种音乐美不是借助整齐的格律与有规律的韵脚，而是表现在与诗的感情一致起伏的流畅美和内在旋律上，随着诗人的感情起伏，诗的节奏也产生舒缓、急促的变化。如《第十八首》：

庭前，比我高不多的樱桃树，/黄时，鸟声啾啾着；/红时，只剩了些大半颗，小半颗了。/我们惜樱桃底残，/又妒小鸟们底来食，/所以，把大半颗，小半颗的红樱桃，/抢着咽了。

这首诗的一、二两句节奏是舒缓的，听着樱桃树上鸟声啾啾，不知鸟儿来干什么？第三句的节奏变得急促起来，字里行间充满着孩子对吞食樱桃的鸟儿愤愤不平的神态。四、五句又回复到舒缓的调子中，孩子们有惋惜，也有妒忌。最后两句突然转变调子，节奏一下子急促起来：一个“抢”字，活画出孩子们不忍心樱桃被鸟儿吞食的心理——与其让鸟儿来吃，不如我们来吃了吧！一个“咽”字，又维妙维肖地刻画出他们囫圇吞枣、争先恐后的神态，可笑可爱而又可爱！全诗通过“缓慢——急促——缓慢——急促”的节奏旋律，细腻地刻画了孩子们的心理变化，把读者引到了一群天真烂漫、淘气憨厚的儿童中间，如见其人，如闻其声，收到了很好的艺术效果。

应当指出的是，不拘形式，也不讲究格律与押韵，全凭感情的流泻而遣词造句，这既是《忆》的特色，但从某种意义上说，也削弱了它在儿童中的传播与影响。儿童常常是通过听觉来感知和欣赏诗歌的，写给儿童看的诗，尤其是给年龄较小的儿童欣赏的诗，需要有大致整齐的句式与比较严密的韵脚，以便于吟诵和记忆。由于《忆》在这方面不太注意，这就限制了它对小读者的影响作用。当然，《忆》在主观上不是为儿童而写的，但在客观上却实在是一部描写儿童心理、儿童生活的很好的儿童诗集。

《忆》的出现是中国儿童诗创作的重要收获，也是中国现代儿童诗不可多得的瑰宝。除了《忆》之外，我们还没有发现上个世纪二、三十年代有过这样的内容丰富、艺术精湛的儿童诗集。《忆》在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上的地位是可以和叶圣陶的童话集《稻草人》、冰心的散文集《寄小读者》相提并论的。

域外传真



据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主持人玛丽·路易斯·凯莉报道，美国图书馆协会于2018年2月12日在丹佛宣布了今年的青少年媒体创作获奖名单，其中纽伯瑞儿童文学图书奖颁给了美籍华裔作家埃林·卡特拉·凯莉的《你好，宇宙》。关于此书，纽伯瑞评奖委员会主席塞西莉亚·麦高文指出：“在井底发生的故事集菲律宾民间传说与真实生活于一体。尽管面临着各种征兆和预示，所有人物都具有独创性。通过穿插不同的视角，小说以高超的技艺讲述了这个现代探索故事，闪烁着幽默与真情。”

人物刻画入木三分

小说主要塑造了四个性格各异、刚完成小学学业的初中生。他们当中有腼腆而不被人理解的维吉尔·萨利纳斯，聪明而固执的巴伦西亚·萨默赛特，会算命读星运的香织·田中以及整个社区最受欺凌霸弱的切特·布伦斯。

弱者也能成为英雄

——评2018纽伯瑞获奖图书《你好，宇宙》 □王小萍

得以进入，本来想告诉香织所有他的苦恼，但从抽签袋中摸出一块石头后，他被告知他的未来很奇特全是黑暗。这让他很失望，慌忙中说出了真的苦恼，那就是一直暗恋着女生巴伦西亚·萨默赛特。善于联想的香织立刻看出维吉尔·萨利纳斯和巴伦西亚·萨默赛特名字缩写都是V.S.，虽然从星座来看两个人的性格完全相反。她答应帮助维吉尔，嘱咐他捡5块大小不同的石头，下星期六11点准时过来。在维吉尔星期五放在超市的名片上，巴伦西亚看到了香织的信息，被噩梦缠绕的她马上预约要做精神治疗。根据巴伦西亚的陈述，香织认为她和维吉尔有很多共同之处：除了俩人名词的缩写相同，俩人都是聋人，俩人都在数学补习班，俩人都热爱动物，维吉尔饲养豚鼠而巴伦西亚喂养流浪狗，更为令人惊奇的是，俩人给所养动物起的名字都源于《格列佛游记》：维吉尔的豚鼠叫格列佛，而巴伦西亚的狗叫利立普特——《格列佛游记》中小人国的名字。从精神层面上讲，俩人都有孤独感，都曾被人侮辱为“笨蛋”，都很难与家人沟通，又都渴望被人们理解与认可。遗憾的是，由于维吉尔的懦弱与腼腆，他俩一直没搭上话。

直到欺凌霸弱的切特·布伦斯发难，把维吉尔心爱的宠物豚鼠扔到了井下，导致维吉尔被困井下生死未卜，巴伦西亚才与田中姐妹前往森林营救维吉尔。她们的救助令维吉尔感动不已，他终于用短信给巴伦西亚发了个“Hello”。到此为止，俩人的心最终连在了一起。整个小说可以说是弱者的辅助，对霸权的抑制。让弱者在与宇宙的抗争中，在生死危机的关头，锻炼自己的意志，升华自己的理想，发现生活的赠予，从而在迷失中找到心中的英雄。正如《学校图书馆期刊》总结的那样，“所有读者都会涌向这本书，因为它几乎涵盖了所有人的特性：幽默、欺弱、接受自我、跨代关系等等，并给出

了一个巧妙的命运结局。”

故事和民间传说的力量

小说中维吉尔的外婆劳拉是个讲故事高手，每当维吉尔情绪低落时她都能讲个故事给他鼓励。也正因为如此，小说中的故事和民间传说出现过多次，起到了播撒正能量的作用。

首先，劳拉来自菲律宾，熟知菲律宾的民间传说。她总是亲切地称呼维吉尔为“Anak（源于菲律宾歌谣《孩子》）”或“Bayani英雄”，时刻让维吉尔觉得自己是个可爱的小汉子。维吉尔固执时，劳拉给他讲《石孩儿》的故事，告诫他孤独不听劝的孩子有可能被石头吞掉；维吉尔悲哀时，劳拉就给他讲“悲伤的弗雷德里克”的故事，提醒他眼泪太多不是好事，即使是国王也不能大哭，不然会引来洪水灾害；除此之外，还有饥饿的达亚潘受到伟大神灵的指引学会种地的故事，还有六指女孩和不知自己天命的少女卢比·圣·萨尔瓦多的故事，鳄鱼克星玛莱亚的故事，三头猴子和巨型秃鹫Pah的故事，太阳神和黑暗国王的传说……所有这些都给了维吉尔巨大的启迪，即使他在现实中做不到那样勇敢无畏，在他的想象中，也能够把自己勾画成一个英雄，给他最后战胜懦弱打下了基础。犹如劳拉说的那样，再一次睁开眼看世界时，就会看到新意和不同，经历过生死考验的维吉尔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他勇敢地面对母亲，制止她叫他乌龟；他勇敢地面对切特·布伦斯，告诫他如果再叫他笨蛋就有他好受的；最后他勇敢地给巴伦西亚发了信息，和自己向往的女孩建立了联系。就在他处于黑暗井下，快要饿死、憋死、渴死之时，他仅存的记忆中也是劳拉讲的故事：太阳女神、巨藤霸和石孩儿。

除了突出故事的力量，书中还提到了一些小说，以展示维吉尔和巴伦西亚从阅读中获得的动

力。这些读物包括《格列佛游记》《野性：珍的狂野生活》《纳尼亚王国历险记》等。

叙事视角、故事结构和宇宙的意义

《你好，宇宙》的叙事不是一个人而是由四个少年男女轮番讲述的。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让读者直接走入不同人物的内心，在他们自己的叙事中捕捉他们的心声。但这种叙事视角是有限的和片面的，它迫使读者必须承上启下或跨视角地阅读，才能掌握所有信息，从而全盘审视每一少男、少女行事和话语的正确性。

小说的故事结构也富有新意。一是四个少年男女开始并不认识；二是故事的转折点始于切特·布伦斯的扔书包，三是主要事件发生在井下；全体人物围绕着营救维吉尔展开了行动；四是最终救出维吉尔，大家互相成为朋友；而这一结尾只用了一个短信中的词“Hello”来体现。真是又巧妙又达意。

小说以《你好，宇宙》命名，说明宇宙在小说中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象征意义。现实中，宇宙作为客体，代表着人们的生存环境，也就是人们不断改造的或不断抗争的现实生活。而在精神层面，宇宙又是人们对话和传递信息的媒介。因此，小说中的人物在落难时或不顺时都想呼唤宇宙给予他们力量。事实上，维吉尔在井下听到了卢比·圣·萨尔瓦多的话语就是一种宇宙传递的福音。卢比早就去世，怎么可能出现在井下，这只有种解释，就是维吉尔的眼泪感动了上帝，上帝派卢比前来解救他的灵魂。

关于创作意图，作者凯莉说：“小说反映了她儿时的记忆，作为学校中唯一的菲律宾学生，她一直觉得自己是个局外人……所以在创作中她要为失败者、为被人低估的人和孤独的人庆祝。”